

# 回 归

[英] 维多利亚·希斯洛普 著 毛燕鸿 译



The  
Return



“对不起，安东尼奥。”她轻轻地说，坚定地凝视着他的眼睛，“我不能停止，我根本无法停止。”  
“但那很不安全，亲爱的，那很不安全。”

The  
Return

# 回 归

[英] 维多利亚·希斯洛普 著  
毛燕鸿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归/(英)希斯洛普著;毛燕鸿译. —2版. —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13.8  
ISBN 978-7-5442-6438-9

I. ①回… II. ①希…②毛…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647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9-098

THE RETURN by VICTORIA HISLOP

Copyright: © VICTORIA HISLOP 2008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 WHITE LTD (RCW)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 回归

[英] 维多利亚·希斯洛普 著  
毛燕鸿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马秀琴  
特邀编辑 杜益萍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13  
字 数 323千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2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3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438-9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献给艾米莉和威廉，我爱你们

衷心感谢：伊恩·希斯洛普、戴维·米勒、弗洛拉·里斯、  
纳塔利娅·本杰明、史蒂芬·鲍尔斯、埃玛·坎顿斯、胡  
安·安东尼奥·迪亚斯教授、雷切·戴蒙德、特蕾西·海、  
赫尔维西亚·伊达尔戈、杰拉尔德·豪森、迈克尔·雅各  
布斯、埃米尼奥·马丁内斯、伊利诺·莫蒂默、维克多·  
欧维斯、简·佩奇、克里斯·斯图尔特、约瑟菲娜·斯塔  
布斯和约兰达·乌利亚斯

1937年，格拉纳达

深夜的公寓里，月亮透过百叶窗投下暗淡的光，轻微的关门声打破了此时的寂静。女孩子这么晚回家，已然是一种罪恶，更何况她还鬼鬼祟祟，企图瞒过大人的眼睛。

“梅塞德丝！你到底去哪儿了？”一个沙哑的声音低喝道。

一个年轻人从阴影中走出来，沿着门廊向女孩走去。女孩看起来最多十六岁，面对那个年轻人站着，低垂着头，双手藏在身后。

“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你为什么总是这样对我们？”

他犹豫了一下，在对女孩彻底的失望和坚定的爱之间摇摆。

“你身后藏着什么？别以为我猜不到。”

她伸出手来，摊开手掌，上面放着一双磨损严重的黑鞋。鞋面的皮子像人的皮肤一样柔软，但鞋底已经快磨穿了。

他温柔地握住她的手腕，把它们放在自己手里。“能不能，我最后一次请求你……”他哀求道。

“对不起，安东尼奥。”她轻轻地说，坚定地凝视着他的眼睛，“我不能停止。我根本无法停止。”

“但那很不安全。亲爱的，那很不安全。”



*The Return*

第一部

# 1

2001年，格拉纳达

几分钟前，这两个女人刚刚落座。这两位来得最晚的观众刚一进场，粗鲁的吉卜赛看门人就迫不及待地插上了门闩。

五个少女走了进来，每一个都长裙曳地、乌发如云，紧绷在身上的衣衫明艳绚烂，火红、橘黄、翠绿，还有泛着赭石色的明黄。跳跃的色彩，加上她们翩然而过时留下的丰厚而浓郁的香水味，令她们的出场充满了强烈而刻意的戏剧感。跟在她们身后的是三个男人，衣着打扮庄重得好像要参加葬礼，从油亮的头发到手工皮鞋清一色是黑的。

随后，一阵纤细而空灵的击掌声打破了现场的沉默，声音非常柔弱，仿佛只是一只手掌轻轻触碰了另一只。接着是一个男人用手指拂过琴弦的声音。另一个男人的琴声则像是低沉而幽怨的呜咽。在这呜咽声中男人开始唱歌，沙哑的嗓音与简陋的环境以及他满是疤痕的脸非常相称。唱词中复杂莫测的方言只有他和队友才懂，但观众仍然能够猜出其中的意味——恋人离去。

就这样，五分钟过去了。在格拉纳达这个潮湿洞穴的边缘，五十多位观众坐在黑暗中，几乎不敢呼吸。歌曲不知是何时结束的，它只是渐行渐弱，直到悄无声息。少女们知道这是在示意她们退场。



她们的步态中带着笨拙的轻佻，眼睛望着前门，甚至都没留意到房间里那几个异国来客。在这个黑暗的空间里，空气中隐隐浮动危险。

“就这些？”迟到者中的一个悄悄问道。

“我希望不是。”她的朋友答道。

有那么几分钟，四周弥漫着一种异乎寻常的紧张。这时，一串甜美的声音在寂静中滑过。那不是音乐，却圆润，有力，幽幽作响——是响板的声音。

一个少女回来了，她穿过长长的走廊型通道，演出服的荷叶边裙摆轻轻拂过前排游客沾满尘灰的鞋面。她的裙子上，一片绚丽的橘黄中点缀着硕大的黑色斑点，衣料在腹部和胸部绷紧，看上去有些变形。她的双足用力踏着舞台地板上的木条，如此合乎节奏，一、二，一、二，一、二、三，一、二、三……

随即，她将双手举起来。响板敲击出深沉而令人陶醉的颤音，她开始缓慢地旋舞。旋转时，她的手指不断地用力叩击手中的黑色响板。观众们如醉如痴。

为她伴奏的是一首哀伤的歌，歌手一直眼神低垂。少女沉浸在自己的恍惚梦幻中，继续跳舞。她既不像在回应音乐，也不像是意识到了观众的存在。她妖娆的脸上有一种纯洁而专注的神情，眼睛深深地凝视着一个只有她自己才能看到的世界。她腋下的衣裙已经浸透汗水，颜色变深。当她旋舞时，水盈盈的汗珠在眉毛上凝结，她转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舞蹈结束了，就像开始时那样伴随着一声决绝的踏步，仿佛画上了句号。少女双手举过头顶，眼睛望着低矮的穹顶。她对观众的回应没作任何答谢。他们是否存在，对她来说并无区别。室内的气温已经升高，前排的观众吸入了一种醉人的混合气息——那是她麝香般的体味和散入空气中的汗香。

她刚刚离开舞台，另一个少女就接替了她。第二位舞者透出一

种不耐烦的气息，仿佛只想尽快结束，尽早脱身。更多的黑色圆点在观众眼前翻涌，这次舞者穿的是一件明艳的红裙。瀑布般的黑色鬃发遮住了她吉卜赛人的脸庞，只露出一双清秀的阿拉伯人的眼睛，用浓黑的眼影凸现出来。这次没有响板的声音，无休止地重复的是双足的踏地声：咔咔嗒咔－嗒咔、咔咔嗒咔－嗒咔、咔咔嗒咔－嗒咔……

从足跟到足尖，动作有节奏地重复着。沉重的黑色舞鞋带着坚固的高跟和铁制鞋头，在舞台上震颤。少女的膝盖一定已经承受过上千次震荡波。有那么一阵子，歌手始终默默地凝视地面，仿佛一看到这位黑美人的眼睛，他就会变成石头。观众无法分辨出吉他手是在跟随她的节奏，还是在引导她的舞步。他们之间的交流完美无瑕，无迹可循。她突然挑逗似的掀起沉重的层层裙摆，露出裹着黑丝袜的丰满圆润的双腿，更加急促地炫耀步法的速度与韵律。音乐渐强，舞步渐快，少女旋转着，像个狂舞的托钵僧，又像个飞旋的陀螺。插在鬓间的一朵玫瑰飞到了观众席中。她没有弯腰去捡，因为在落下之前它已经飞了出去。这是一种内省的舞蹈，却也是观众见过的最信心十足的舞蹈。

第一个舞者的伴奏人跟着她走出门外，他们依然面无表情，对热烈鼓掌的观众漠不关心。

演出结束前，还有六七个舞蹈演员上台表演，每一个都传达出同样激荡的热烈、愤怒和悲伤。一个男演员，动作像妓女一样风骚；一个女孩，脸上写满痛苦，却年轻得让人不安；一个老妇人，布满皱纹的脸上深深铭刻着七十年的磨难。

最后，演员逐个退场，灯亮了。当观众纷纷开始离席，演员们在后台的一个小屋里投过来匆匆的一瞥。观众们在争论，抽烟，端着斟满廉价威士忌的长杯啜饮。四十五分钟后，下一场演出才会开始。

在那间低矮的房子里，空气凝滞，密不透风，充斥着酒气、汗

臭和年深日久的雪茄味。观众们从屋里走出，潮水般涌入清凉的夜晚，感觉如释重负。正是这种清澈和纯粹让人们想起，不远的地方就是大山。

“不同凡响。”索妮娅对她的朋友评论道。她并不太明白自己的意思，但这好像是唯一恰当的词。

“是的。”玛吉赞同，“而且这么紧张。”

“的确。”索妮娅继续评论道，“非常紧张，和我的想象完全不同。”

“而且她们看上去非常快乐，那些少女，对不对？”

索妮娅懒得回答。弗拉门戈舞显然和快乐没什么关联。在过去的两个小时里，她不断地发现这一点。

她们沿着铺满卵石的街道走向格拉纳达市中心，发现自己在古老的摩尔人居住区——阿尔拜辛区迷失了方向。试着看地图是没有意义的，这些狭窄的小巷几乎连名字都没有，有时甚至没走两步就到头了。

转过街角，看到对面的阿尔罕布拉宫时，这两个女人很快弄清了方向。阿尔罕布拉宫亮着柔和的泛光灯，尽管已过午夜，但笼罩着这座宫殿的温暖光芒几乎让她们以为此刻是黄昏。清澈的夜空衬托着错落有致的角塔，看上去仿佛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宫殿。

她们挽着手，静静地朝山下走去。皮肤黝黑、身材魁梧的玛吉放慢了脚步，等着索妮娅。这是两位密友一直以来的习惯，她们身体的每一处几乎都完全相反。此刻，她们不需要交谈，踏在鹅卵石路上的明快脆响就像弗拉门戈舞者的击掌与响板一样悦耳，比谈话声更让人愉快。

这是二月底的一个星期三。索妮娅和玛吉几个小时前才到这里，但刚坐车离开机场，索妮娅就中了格拉纳达的魔咒。冬日的斜阳用灿烂的光芒点亮了城市，将城市的背景——那冰雪覆盖的群山——

留在戏剧般的阴影中。当出租车沿着高速公路飞驰时，她们瞥见了阿尔罕布拉宫的几何轮廓，它仿佛正守护着城市的安宁。

司机慢了下来，出了高速公路的出口，缓缓驶入市中心。现在，两个女人大饱眼福：庄严宏伟的广场，富丽堂皇的宫殿，偶尔还有绚烂华丽的喷泉。然后，司机转到了纵横交织的狭窄鹅卵石街道上。

虽然母亲就是西班牙人，但索妮娅之前只来过这个国家两次，去的都是度假胜地“太阳海岸”。在那里，她都待在沿岸俗套的旅行线路上。全年照耀的阳光和全天提供的早餐都卖给了蜂拥而至的英国和德国游客。附近度假村中的种植园有着浮华的廊柱和精美的铁栏，它们距离这座城市如此亲近，却又如此遥远。而在这里，街道让人迷惑，许多建筑物都已经历了几世纪的风雨。

这个地方充满陌生的气味，是古代与现代的交汇。咖啡馆里坐满了本地人。橱窗里堆着高高的闪亮的小甜饼，那些为生意深感自豪的认真的男人端走它们。街边敞开着百叶窗的公寓，阳台上偶尔晾着几条床单。这是个真实的地方，她想，绝非假冒。

她们坐在车里自由地穿行，这条路，那条路，左转，右转，又左转，好像她们能恰好回到开始的地方。每一条小街都是单行道，偶尔会与误闯进来飞速逆行的电动自行车擦肩而过。有的步行者离开人行道——这显然很危险——踏进了她们正行驶的机动车道。只有出租车司机才能在这个复杂的迷宫中畅行无阻。后视镜上挂着一串念珠，碰在挡风玻璃上咯咯作响。仪表盘上，一张圣母马利亚的圣像端庄地望着这一切，这次旅行没有遇到任何不幸，因此她没有失职。

空气清新剂浓烈的甜香与一路的颠簸让两个女人都恶心欲吐。当汽车终于慢下来，手刹猛地发出“吱”的一声时，她们都松了口气。二星级的圣安娜酒店位于一个破旧的小广场上，两侧分别是一家书店和一家修鞋店。人行道边是一排摊位，此时正在打包收摊。光滑的金色大面包片点缀着橄榄，正被摊贩装起来。原本车轮大小的水

果甜饼还剩一部分，摊贩正在用蜡纸将它包好。

“饿死我了，”玛吉一边说，一边看摊贩往小型货车里装东西，“在他们离开之前，我得拿点吃的。”

玛吉不假思索地跑到了路对面，留下索妮娅给出租车司机付钱。回来时，手上的面包已经撕成几块，她正拿着一大块，急不可耐地填进肚子。

“真好吃。来，尝尝吧。”

她将起了硬壳的面包片塞进索妮娅手里，两人站在人行道上，背包放在身旁，一边吃，一边任由面包渣落在石板地上。现在是晚间散步时间，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并肩而行的男人和女人、手挽着手的女人、成双结对的男人都衣履光鲜，虽然只是出来散步，却像是去参加什么活动。

“看来很吸引人，是不是？”玛吉问道。

“什么？”

“城市生活！看看他们！”玛吉指着广场一角一家顾客盈门的咖啡馆，“你觉得他们喝咖啡时会谈论什么？”

“什么都谈吧，让我想想，”索妮娅微笑着说，“像什么家庭生活、政治丑闻、足球……”

“好，我们先去酒店办入住登记。”玛吉已经吃完了面包，“然后再出来喝一杯。”

推开玻璃门，迎面是灯火辉煌的接待处。这里有种高贵感，有许多巧克力盒般陈列的绢花和几件沉重的巴洛克式家具。高高的桌子后面，一位笑容可掬的年轻男子递给她们一张登记表格。他先复印了她们的护照，然后告知早餐时间，又递过来一把钥匙。上面的一只木头橙子可以保证，她们在将钥匙交还，挂到接待处后面的一排钩子上之前，无法离开酒店。

酒店大堂里的每一件东西都很俗丽。她们搭乘一部狭小的电梯

上楼，几乎脸贴着脸，行李堆成了一座颤巍巍的塔。到了三楼，面前出现一条狭窄的走廊。她们在黑暗中拖着行李箱往前走，直到看清几个硕大的、失去光泽的数字：301。

从她们的房间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风景，除了阿尔罕布拉宫。向外能看到一堵墙，特别是一台空调。

“无论如何，我们不会花太多时间坐在这儿朝窗外看，对吧？”索妮娅一边拉开薄薄的窗帘，一边说。

“而且，就算有个摆着豪华家具的阳台，视野开阔得能一直望到山那边，我们也不会用它。”玛吉哈哈大笑，“这个季节待在阳台上观光，太早了点。”

索妮娅很快打开行李箱，将几件T恤衫塞进床头柜的小抽屉，又把其他衣物挂进狭窄的衣柜。横杆处衣架上的金属脱落痕迹让她很不舒服。浴室和卧室一样狭小，索妮娅身材娇小，却也要挤进洗手池后面才能关上门。刷完牙后，她将牙刷扔回唯一一个玻璃杯里，然后回到卧室。

玛吉躺在勃艮第床罩上，皮箱扔在地板上还没打开。

“你不打开吗？”索妮娅问。根据经验，她知道玛吉可能整个星期都不用打开皮箱，尽管里面装满了性感的蕾丝和乱七八糟的褶边衣裙，但可能一件都不用挂出来。

“什么？”玛吉正在专心看一份广告。

“你要打开吗？”

“噢，对。一会儿再打开。”

“你在看什么？”

“在桌上的一堆广告中发现的。”玛吉说着将一张传单凑近眼睛，努力分辨上面的文字。

电压过低的照明灯驱走了室内的黑暗，但昏黄的灯光只能让人勉强辨认出文字。“这是一份广告，有个叫洛斯凡丹戈的地方将要举

办一场弗拉门戈歌舞表演，在吉卜赛人居住区。凭我这点西班牙语只能看懂这些。我们去看看，好吗？”

“好啊，为什么不呢？接待员会告诉我们怎么走吧。”

“十点半才开始，我们可以先吃点东西。”

她们很快出门来到大街上，手里拿着城市地图。她们在迷宫般的街道中漫步，要么闻着香气而去，要么根据地图找寻。

贾丁斯、米拉索尔、克鲁斯、普恩特祖拉斯、卡布奇纳斯……

早在遥远的校园时光，索妮娅就知道了其中大部分词语的含义。每一个词都有一种魔力，它们像画笔的笔尖一样描绘在城市的风景中，一笔一笔，构成一幅完整的画卷。她们越走近市中心，这些街道的名字越显而易见地反映了罗马天主教的统治。

她们朝这座城市的正中心——大教堂走去。根据地图，每个地方、每件事都起源于此。狭窄的街巷似乎不可能通到这里，但索妮娅看到几处围栏和两个坐在雕花门廊前乞讨的女人时，第一次朝上望去。巍然耸立在眼前的是一座极为坚固的建筑，它挡住了天空，像一大块坚固如堡垒的界石。它不像圣保罗、圣彼得或圣心教堂那样通向光明，从她站的地方看，它似乎将光芒抹去了。它前面也没有一大片空地来宣布自己的存在。它就藏在那些排列着咖啡馆和商店的世俗的街道后面，但从这些街道的大多数地方都看不到它。

然而此时，它让世界记起了它的存在。两个女人站在那里，钟声开始敲响，声音大得足以令她们因晕眩而后退。深沉、悠扬、有金属质感的钟声在她们脑中轰鸣，索妮娅捂住耳朵，跟着玛吉离开了这震耳欲聋的声音。

现在是八点，大教堂附近的小饭馆已经客满。玛吉马上被一家店吸引了，店门外的人行道上，一位侍者正站着抽烟。

两个女人坐上高脚木凳，点了杯酒。酒盛在短杯里端过来，还送了一大盘火腿。每次她们续杯时，都会奇迹般地出现更多小菜。

尽管已经饥肠辘辘，但这些小菜——诸如橄榄、奶油和馅饼——仍然慢慢填饱了她们的肚子。

索妮娅对玛吉选的这个地方非常满意。吧台后面，一排排硕大的火腿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就像巨型蝙蝠倒挂在大树上，滴下来的油脂形成柔软可塑的小尖锥。旁边是西班牙蒜味辣肠，后面的架子上放着大罐的橄榄和金枪鱼，一排排瓶子望不到边。索妮娅热爱这雾蒙蒙的混乱，火腿醇厚的香味和欢宴的嘈杂像她最爱的衣服一样围绕在身边。

玛吉打断了她的沉思：“那么，一切进展如何？”

这位朋友最典型的提问就像她那支串了两颗橄榄和一颗鲜嫩番茄的竹签，内涵丰富。

“很好。”索妮娅回答。刚一出口，她就知道玛吉不会满足于这个答案。玛吉总是直来直去，一针见血，有时这让人很恼火。自从这天早上在斯坦斯特德机场见面以来，她们的交谈一直泛泛而轻松，但她知道玛吉迟早会问得更多。

“你那位干巴巴的老丈夫怎么样？”这个问题更直接，不可能用一两个字来打发，尤其是不能说“很好”。

九点后，酒吧里迅速坐满了人。开始，顾客大多是些老人，他们身材匀称敦实，穿着帅气的夹克衫和油光发亮的皮鞋，不苟言笑地聚在一起。之后，较年轻的人们涌进来，眉飞色舞地站着聊天，在狭窄的壁架上均匀地摆上酒和小菜——咖啡馆里多的是这样的壁架。嘈杂声让人更难交谈。索妮娅将凳子拉到玛吉身边，两条凳子的木头支架碰在了一起。

“更加干巴巴了，前所未有。”她趴在玛吉耳边说，“他不想让我来这儿，但我估计他很快就会想通。”

索妮娅看了看吧台上的钟表。再过不到半个小时，她们的弗拉门戈舞表演就要开始了。



“我们真得走了。”索妮娅说着从凳子上溜下来。尽管很喜欢玛吉，但现在她想避开这个私人话题。在她这位最好的朋友看来，没有哪位丈夫真正值得拥有。索妮娅常常怀疑，就是这种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玛吉从没有过丈夫——至少她从没拥有过一位只属于她的丈夫。

侍者将咖啡端过来，放在吧台上。玛吉想把咖啡喝完。“我们还来得及，”她说，“在西班牙，不管什么事都会晚一些开始。”

两个女人将杯中浓香的咖啡喝得一干二净，然后费劲地穿过人潮，来到室外。拥挤的人群仍在不断地涌入街道，她们发现，几乎每一条通往萨克拉门托区的路上，都有一个路牌指向“洛斯凡丹戈”。那是一座水洗白的粗陋灰泥建筑，建在山坡上，而这群人都要去这个洞穴看弗拉门戈表演。她们走近时，恰好听到有人拨动吉他琴弦，发出迷人的声响。